校正

一 相如題柱 二 終軍棄繻 三 孫晨蓐席 四 原憲桑樞
九 端木辭金 六 鍾離委珠 七 季札挂劒 八 徐穉置芻
十三 朱雲折檻 十 申屠斷靴 十一 衛玠羊車 十二 王恭鶴氅
十七 管仲隨馬 十四 倉卹稱象 十五 丁蘭刻木 十六 伯瑜泣杖
二一 陳達豪爽 十八 田方簡傲 十九 黃向訪主 二十 陳寔遺盜
二五 龐儉鑿井 二二 陰方祀竈 二三 韓壽竊香 二四 王濛市帽
二九 勾踐投醪 二六 陸抗嘗藥 二七 孔愉放龜 二八 張顗墜鵲
三三 田豫儉素 二十 李恂清約 二一 周陽暴虐
三七 孟陽擲瓦 二四 賈氏如皐 二五 仲蔚蓬蒿
四一 糜竺收資 二八 桓景登高 二九 雷煥送劒 三十 呂虔佩刀
四五 老萊班衣 三二 黃香扇枕 三三 王祥守柰 三四 蔡順分椹
四九 淮南食時 三六 左思十稔 三七 劉惔傾釀 三八 孝伯痛飲
五三 女媧補天 三十 長房縮地 三二 季珪士首 三三 安國國器
五七 陸玩無人 三五 賈詡非次 三六 何晏神伏 三七 郭奕心醉

五七 常林帶經 五八 高鳳漂麥 五九 孟嘉落帽 六十 庾敳臨幟
六二 龍逢极出 六三 董奉活燮 六四 扁鵲起虢
六五 寇恂借一 六六 何武去思 六七 韓子孤憤 六八 梁鴻五噫
六九 蔡琰辨琴 七十 王粲覆碁 七一 西門投巫 七二 何謙焚祠
七三 孟嘗還珠 七四 劉昆反火 七五 姜肱共被 七六 孔融讓果
七七 端康相代 七八 亮陟陽坐 七九 趙倫瘤怪 八十 梁孝牛禍
八一 桓典避馬 八二 王尊叱馭 八三 鼂錯峭直 八四 趙禹廉俗
八五 亮遺巾幗 八六 備失匕箸 八七 張翰適意 八八 陶潛歸去
八九 魏儲南館 九十 漢相東閤 九一 楚元置醴 九二 陳蕃下榻
九二 廣利泉湧 九四 王覇氷合 九五 孔融坐蒲 九六 鄭崇門雜
九七 張堪折輮 九八 周鎮漏舡 九九 郭伋竹馬 百 劉寬蒲鞭
百一 許史佞盛 百二 韋平相延 百三 雍伯種王 百四 黃尋飛錢
百五 王允千里 百六 黃憲萬頃 百七 虞預才望 百八 戴淵峰穎
百九 史魚黜殯 百十 子夔城郢 百一 戴封積薪 百二 耿恭拜井

百三 汲黯開倉 百四 馮煖折券 百五 齊景駟千 百六 何曾食萬
百七 顧榮錫炙 百八 田文比飯 百九 廉頗負荊 百十 須賈擢髮
百一一 淵明把菊 百一二 真長望月 百一三 子房取履 百一四 釋之結轡
百一五 郭丹約關 百一六 祖逖誓江 百一七 賈逵問事 百一八 許慎無雙
百一九 婁敬和親 百二十 白起坑降 百二一 蕭史鳳臺 百二二 宋宗雞窓
百二三 王陽橐衣 百二四 馬援薏苡 百二五 劉整交質 百二六 五倫十起
百二七 張敞畫眉 百二八 謝鯤折齒 百二九 姜詩躍鯉 百三十 盛彥感螬
百三一 宗資主諾 百三二 成瑨坐贓 百三三 嚴陵去釣 百三四 伯成辭耕
百三五 董遇三餘 百三六 譙周獨笑 百三七 將閭仰天 百三八 王凌呼廟
百三九 一疏散金 百四十 陸賈分橐 百四一 慈明八龍 百四二 祢衡一鶚
百四三 不占殞車 百四四 子雲投閣 百四五 魏舒堂堂 百四六 周舍鄧鄧
百四七 無鹽如漆 百四八 姑射若水 百四九 王思怒蠅 百五十 邾子投火
百五一 苻朗皂白 百五二 易牙淄漓 百五三 周勃織薄 百五四 灌嬰販繒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一 相如題柱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訾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將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爲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爲郎即邛笮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爲內臣妾請使通西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失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

二 終軍棄繻

目錄二
頁六九 馬良白眉 頁七十 阮籍青眼 頁七二 張良燒棧
頁七三 陳遺飯盛 頁七四 陶侃酒限 頁七五 楚昭萍實 頁七六 束晳竹簡
頁七七 曼倩三冬 頁七八 陳思七步 頁七九 劉寵一錢 頁八十 廣范五袴
頁八一 氾毓字孤 頁八二 郗鑒吐哺 頁八三 荀弟轉酷 頁八四 嚴母掃墓
頁八五 洪喬擲水 頁八六 陳泰挂壁 頁八七 王述忿狷 頁八八 荀粲感溺
頁八九 宋女愈謹 頁九十 敬姜猶績 頁九一 鮑照篇翰 頁九二 琳陳書檄

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爲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既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三 孫晨棄席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棄一束。暮臥朝收。

四 原憲桑樞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以爲甕牖而褐以爲塞。二室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草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五 端木辭金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六 鍾離委珠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堅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尚書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常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爲

魯相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以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七 季札挂劒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八 徐穉置劒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蒸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苓客追及之共言穉稿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蒭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蒭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九 朱雲折檻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爲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士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

十 申屠斷鞅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幸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逆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觸乘輿輪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制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十二 衛玠羊車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拜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衍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求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乎叔若在當復絶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尚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

十三 王恭鶴氅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化將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爲性不弘閒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十四 管仲隨馬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仍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十五 倉舒稱象

氷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過乎

魏志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九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頗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倉卒

十五 丁蘭刻木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俞作瑜

十六 伯瑜泣杖

十七 陳達豪爽

世說豪爽篇晉陳達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失其國大夫而驕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蹝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未懌而去

十八 田方簡傲

十九 黃向訪主

蒼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二十 陳寔遺盜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爲都亭刺佽有志好學卒立詶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決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上於梁上寔見之呼子孫正色誡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一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九一　龐儉鑿井

風俗通龐儉仕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問之奴曰婦文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棗大母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陳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徵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爲相君宜帝時陳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弘大至識二十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九二　陰方祀竈

九三　韓壽竊香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

九四　王濛市帽

想發於寤寐婢後侍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絶倫壽聞而心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好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賈充及大司馬陳騫賈女窃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

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臨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婦恆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史

九五　勾踐投醪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絶粮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獨豢豭其母問之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壺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分菽粒子獨豢豭豢豕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發謝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口城以西盡爲晉有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每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戒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抗終

九六　陸抗嘗藥

大司馬荊州牧

十七 孔愉放龜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倩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二康建興初出爲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顯爲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隨地民爭取之即爲一圓石顯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爲太尉

十八 張顯隨鵲

十九 田豫儉素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

二十 李恂清約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粮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掾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廿一 義縱攻剽

前漢義縱河東人小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廿二 周陽暴虐

咸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爲南陽太守破碎奮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鞫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以慶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庚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西晉賈氏如皐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收爲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鄧鄧侯飲之酒聞之曰必殺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管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尉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二輔重焉

廩丘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廩丘一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

日笠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笠一求等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笠一日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廩笠一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笠一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笠一乃還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縫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呉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以呉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呉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屋人共談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直趣水使入沒求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繞有文章良久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荷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三公臨薨以刀授虔曰汝後必興定種此刀覽後栗世多賢才虔於江左

四一 老萊班衣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也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班爛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大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殫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時加異賜

四二 黃香扇枕

四三 王祥守柰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氷氷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數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四四 蔡順分棋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也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棋赤黑異色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四五 淮南食時

四六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女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未嘗不稱善也奏之輒使人讀之自以所見不及也旣罷安亦奏其所作中篇枚乘之屬莫及也旣薨後謀反自殺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詢諮博採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皆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達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欲爲此賦聞思作輟筆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康帝時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責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孝伯痛飲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一本無事上有得字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淮南子曰昔者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滛水蒼天補四極正滛水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

長房縮地

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二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杇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役使其符爲衆鬼所殺

五一 季珪士首

五二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掌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族弟烈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禮亮直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二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五三 陸玩無人

五四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吳丞相遜從子也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爲三良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

者以爲知言玩畢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田是縉紳之徒莫不詣其德宇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閿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普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五五 何晏神伏

五六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爲其傳曰弼字輔嗣爲吏部郎裴徽爲尚書郎時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馬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爲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五七 常林帶經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以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五八 高鳳漂麥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子孟嘉落帽

晉書子孟嘉字萬年江夏人也知名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

庾凱墮幘

晉書庾凱字子嵩潁川隱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橫惟凱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凱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舊注引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日金板討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張華台坼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晉忠臣輔弼縫補闕雖當闇王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從子壯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爲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燬

扁鵲起虢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燬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稍搖之。食頃。燬開目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爲種一株杏。數年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以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儉百年

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後遭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熬。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人言脈者。由扁鵲。史扁鵲傳索隱云。按言五五分之熬者。謂熬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卽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俸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何武去思

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將相人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間文吏以於儒者間儒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衡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道也

韓子孤憤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不更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梁鴻五噫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取妄後取孟氏隱霸陵山中以

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遊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山兮噫管塋霍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顯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六九 蔡玟辨琴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嘗註云玟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玟曰第二絃邕故絕二絃以問之玟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玟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七十 王粲覆碁

魏志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校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郎等雖爲鄉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七一 西門投巫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子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史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

趣之凡投二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曰事煩二老爲入白之復投二老河中豹簪筆磬折鄉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註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七三 子恤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粮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入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稍爲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玄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七五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七六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相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蒙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偃伏

賣下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劍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至以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奉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三輔決錄章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大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

吳錄紀陳字子上丹陽人吳王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陳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註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陳誤作隲

趙倫瘤怪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諮事中官大爲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愍太子遂廢賈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立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次忌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

梁孝牛禍

即帝位以秀爲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白開視戶扃如故並失所在倫

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爲嗣太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指上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枯親二獻牛禍生嗇討

桓典避馬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宦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爲光禄勳

王尊叱馭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休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召尊爲鄠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虜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後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浸郡吏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塡金隄而水波稍邪迴還吏民紀之奏狀太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黄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

舊本曾誤作遵

八三 鼂錯峭直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所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護譖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能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佰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八四 趙禹廉倨

前漢趙禹蓼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以言卒

八五 亮遺巾幗

晉書諸葛亮師旅十餘萬壘于鄠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游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令帝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太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妾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以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以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袁紹字

張翰適意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尋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鄉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遭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陶潛歸去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閤

魏文帝謂不字子相爲太子時嘗與沁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心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碁間設紛紜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仰觀俯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以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爲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故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爲道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戊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入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

陳蕃下榻

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椽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爲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爲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九三

廣利泉湧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爲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徃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

九四

王霸氷合

未畢數騎而氷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以爲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九五

孔融坐滿

後漢孔融好學博洽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叶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北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以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九六

鄭崇門雜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哀平陵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崇入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諛。害崇奏與崇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王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九三 張堪折輮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義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捃摭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戚之日。乘折輮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九四 周鎮漏舡

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舡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九五 郭伋竹馬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聽訟者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遣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

九六 劉寬蒲鞭

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即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宴見帝放坐被酒聽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侮當朝褰幬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汙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百一 許史侯盛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廼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驕恣論戮侯宣帝以延壽爲太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未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弟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弟左將軍

百二 韋平相延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爲丞相平當字子魚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疾篤不應召成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頭上尊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在大司徒漢興惟當平父子至宰相

百三 雍伯種玉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

百四 黃尋飛錢

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以給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石子一斛以斗石子與之云至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緣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王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録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百五 **王允千里**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祈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書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復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及爲卓將李傕所殺

百六 **黃憲萬頃**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及蕃爲三公難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閎字也世說千作萬渾作澆與此小異

百七 **虞騶才望**

百八 **戴淵峯頴**

晉書虞騷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大守王導掌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掌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遙相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劒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百九

史魚黜殯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百十

子囊城郢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庚忠君蔿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爲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百十一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

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射傷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樓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勇圍之不能下會日闕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百十三

汲黯開倉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

百十四

馮煖折券

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爲文收債於薛者煖署曰能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債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爲文市義乃今見之

百十六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爲司徒武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妾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大官所設帝嘗論曰卿食太儉飲上不折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後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百十七

顧榮錫炙

晉書顧榮字茂先吳人弱冠爲黃門侍郎吳平二陸同入洛號二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簒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嗢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百十八

田文比飯

彥孫父嬰爲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魯侍客食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己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潛王潛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諡孟嘗君

百二十 彦倫鶴怨

百二十九 稚珪蛙鳴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滿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莽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貽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在至散騎常侍舊本作雜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朱元徽中爲刻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又撰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爲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百二一 廉頗負荊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又素賤人吾羞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所以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

百二二 須賈擢髮

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皆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爲客卿遂爲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夜敝衣步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爲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絶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鼈圭璧投氷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百七五

淵明把菊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然後爲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佞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百七六

真長望月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毋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簞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稽王玄虛更進雅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歎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百七七

子房取履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意圮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

百七八

繹之結轖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誦太公兵法良異之常書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爲天授遂從下邳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爲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曰吾戹解結謂釋之爲我結戹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戹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百九九

郭丹約關

百三十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娉妻求貿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棄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少孤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諡曰敬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百九一

賈逵問事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敏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藏否不同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百九二

許慎無雙

百九三

婁敬和親

百九四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爲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鄙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圍邯鄲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入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

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秦發河内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陷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爲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簫史鳳臺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上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雞宮中時有簫聲

宋宗雞窓

幽冥録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置作買

王陽褰衣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不能及父而禄位彌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褰衣不荅贏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馬援薏苡

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兵祐傳兵悕爲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悕欲殺青簡以爲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悛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百九

劉整交質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爲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塾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睡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

後漢第五倫字伯

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魚京兆長陵人爲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建武末平間爲會蜀郡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二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徙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百四

張敞畫眉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抱敦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百四一

謝鯤折齒

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
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
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
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
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
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
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百四三

盛彥感蟣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
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
取蟣蟣多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
之抱母慟哭紀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

百四四

姜詩躍鯉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汲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肴使鄰母
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佯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
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
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
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殺兵而過曰驚犬孝必觸鬼
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采乎初
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百四五

宗資主諳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

百四六

成瑨坐牖

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尤隙漸成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臺衍皆天下善士但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誤作宋一本范滂字孟博爲汝南太守請宗資爲功曹郡人謠曰云云後漢岑晊字公孝南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

睦

百四七

伯成辭耕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百四八

嚴陵去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

睦

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爲嚴陵瀨焉

百四九

董遇三餘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薪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渇無日遇言當

百五十

譙周獨笑

以二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絕遠。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工邦家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爲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百五二 將閭仰天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諫。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閼笄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百五三 王凌呼廟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二年。凌詐言吳人寇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詐不聽。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乃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爲祟。遂薨。

百五四 陸賈分橐

前漢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南越王尉佗。甚賢賈。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棄冠帶。欲與中國抗衡。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楚漢相誅。兵革不休。今皇帝誅項籍。天下大定。五星聚東井。此建國之時也。而足下倍德棄義。欲爲亂。臣竊爲足下不取也。尉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殊不聞此言。願聞所以。賈因進說。尉佗大悅。賈在前後

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豈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雕結箕踞見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不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爲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資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百五五 慈明八龍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陰人（下有潁字）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在事明理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耿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二日拜司空百官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辭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百五六 禰衡一鶚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盖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乎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刑鼎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爲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鷙鳥鳥擊毋留如一鸚鵡數日輒飛去以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新序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起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子雲投閣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佞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離所連及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嘗從雄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況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

百五九

魏舒堂堂

百六十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一本作仕)彭城樊人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十(一本作千)乃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牧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樸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稟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兗兗(一本作兗)震爲殺公掾舒命之意無憙慍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貴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諤

百六一

無鹽如漆

百六二

姑射若氷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爲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黑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爲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百六三

邾子投火

百六四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
曰夷射姑旋焉小人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發于鑪炭爛遂
卒莊公千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益旋小使廢臨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譙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
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宜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
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遂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百六五

苻朗皂白

晉書苻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
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楊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
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誓王爲設盛饌極江左精有食
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
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檐
之皆驗之食鵝肉知皂白之色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

百六六

易牙淄湄

入咸以爲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湄之合易牙識之
湄一水徂嘗而知之也注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百六七

周勃織薄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
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爲人木
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
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蓐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
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爲丞相

百六八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眉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呉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印號或有不從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善釀酒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爲青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欲然笑曰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輩亡之江中爲羣盜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侯立布爲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項使良還行燒絶棧道

陳遺飯感

南史宋初呉郡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錨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輒録其焦以貯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饑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人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都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爲縣吏孝廉范逵

嘗過侃時舍半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有樂飲極歡雖僕役之下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時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鄴辛在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去

百七五

楚昭萍實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五晉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百七六

東哲竹簡

晉書東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爲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化著作得觀竹書隨官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入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百七七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北平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衛將軍以下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二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太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使一令待詔公車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作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爲詩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百七七

劉寵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絜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扈肩皓髮自若那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百七八

廉范五袴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乞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豹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之選二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屬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兒歸

百八十

郗鑒吐哺

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我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

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
成帝時爲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
德傳共飯之時兄子滿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
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
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遷至
護軍翼刻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帶苫心喪三年

百八二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荀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爲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
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
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
爲督護後犯法晞伏誅斬之後母扣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
哭之流涕曰殺鄉者兗州刺史哭弟者有道將其伏法如此

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
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百八三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
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
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
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深交肖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
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
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以立威夫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安東歸掃除墓地耳遂
去歲餘延年坐棄市貶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

洪喬擲水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
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
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魏志陳泰

王述忿狷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
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或人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
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忿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
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
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踞重任每以柔克爲用謝
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
始復坐入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綽傳曰

荀粲惑溺

晉書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
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
病亡傳敷往唁粲不哭而神傷敷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
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
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
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陳泰挂壁

宗女愈謹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
而聚外妻妾宗氏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

宗之姊曰可久二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醜不改夫死不嫁爲分者也吾姊不教古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義之表其閭號曰義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識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慮民勞女效績否則有辭古制也又出魯論語

鮑照篇翰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義慶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太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

陳琳書檄

豈蘊智能碌碌與羣雄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

浩浩萬古

李予言自史[illegible]曾采予史行雖可時復見[illegible]古人[illegible]經明猶辭皓首故此甄撰恐難全備也

芟煩撰華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從欲強記洽聞終恐屡腐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撰精華翼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撰音雋說文捨也本作拓前漢書刑法志蕭何攈撰秦法

天和二壬戌之歲三月日

爾曹勉旃

菱屋新刊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終